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一編

林慶彰主編

第4冊

呂祖謙《詩經》學研究

郭麗娟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呂祖謙《詩經》學研究／郭麗娟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序 2+ 目 2+15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4冊）

ISBN：978-986-254-451-8（精裝）

1.（宋）呂祖謙 2.詩經 3.學術思想 4.研究考訂

030.8

100000687

ISBN-978-986-254-451-8



9 789862 544518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四冊

ISBN：978-986-254-451-8

呂祖謙《詩經》學研究

作者 郭麗娟

主編 林慶彰

總編輯 杜潔祥

出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版 2011年3月

定價 十一編 40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呂祖謙《詩經》學研究

郭麗娟 著

作者簡介

郭麗娟，臺灣省臺中縣人，出生於廣州市，是朋友們口中的「大陸妹」。曾就讀臺灣省立臺中女中，臺北市北一女中，求學生涯中斷過很長時間，因此在大學，研究所裏是班上最年長的學生，必須比同學多化上數倍時間唸書。研究所畢業後雖曾兼任經學，詩學方面課程，但擔任最久的工作卻是家庭煮婦及保母。罹患眼疾與突發性耳聾後，生活轉入簡單，清淡，喜親近自然。

提 要

呂祖謙對《詩經》學方面最主要的論述是他的著作《呂氏家塾讀詩記》，其書係採諸家之說，集其善者編纂而成。其所引之書，今大多已亡佚，從呂書中可尋得片段的記載，或可略窺其簡要之輪廓，因此對前人著作或有輯佚的作用。呂祖謙釋《詩》之方法甚多；有引前賢之說以證其解，或舉前人之說以釋《詩》；其尊《序》，然又非盲目遵之，若《詩序》有誤，或認有後人附益時，亦糾其誤。於申述詩篇之義時，有申釋一章或數章之義，或綜述全篇之大意，並論及各章之層遞關係。他以「協韻」及「賦比興」論作詩之法，於探討《詩》旨時，除言一篇之大旨外，亦論及意在言外者。對於詩旨不明者，並不強釋之，而是「存其訓故，以待知者」。呂氏甚重視字詞、名物等方面之訓詁，對毛《傳》、鄭《箋》、史書、及前人之誤，皆一一辨正或加以補充。其辨正並非完全正確，然可從中窺其欲探求詩句正確意義，進而確定詩旨的用心。呂祖謙說《詩》也有疏失之處，如以《詩》之正變分經傳，引用典故、或採他家之說未察其非等。但在宋代反毛、鄭，廢《序》之潮流下，呂氏仍堅守毛《傳》、鄭《箋》、《詩序》，撰《呂氏家塾讀詩記》一書，使漢儒傳統得以保存下來，其功自不可沒。

自序

大學時選修了林老師所開的「詩經」課程，不但教過的百來首詩篇都要背熟，還補充閱讀了不少《詩經》研究的論文。這樣嚴格的要求，讓我對《詩經》這門學問，在廣度和深度上有較多的認識，也種下了日後研究《詩經》的因。

在東吳中研所時又修老師所開的「中國經學史研究」課程。那是忙碌緊張的一年，日子在找資料、構思組織論文、課堂發表……一連串反覆循環的訓練中流逝，而歷代經學研究的嬗變、治學的細微末節，皆從其中熟習，讓自己能更篤定、駕輕就熟的面對碩士論文的寫作。

在邁出小小一步的同時，首先我要感謝指導教授林慶彰老師，在我撰寫論文的過程中給予最大的幫助；從擬定題目、研究架構，到整篇論文的逐字斧正，費心甚多。他對學術的熱忱，治學方法的嚴謹，及待人處事的態度上，對我有更多的啓發，謹此致上最深切的敬意與謝忱。

另外，程元敏教授、朱守亮教授從不同角度提供寶貴的意見，讓我藉以修正論文的不足。還有學妹侯美珍，經常幫我留意有關呂祖謙的資料，並協助校對，在此一併致謝。至於在中央圖書館研究小間共同奮鬥的同學：李鍾美、周珮雯、洪芬馨，都是這段「朝九晚九」甘苦歲月的最佳夥伴。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雖然他們並不贊成我的選擇，但仍給我諸多支持與鼓勵，讓我能順利完成這階段的學業。

學術的長路才剛踏出一步，雖力求完滿，但疏漏之處必然甚多，尚祈先進賢達有所指正。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郭麗娟

謹識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目

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言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現有研究成果的檢討	2
第三節 本論文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呂祖謙成學之背景	7
第一節 家學	7
第二節 師友之影響	12
第三章 呂祖謙之生平與著作	29
第一節 生平	29
第二節 著作	36
第四章 《呂氏家塾讀詩記》之成書經過、版本與體例	55
第一節 成書經過	55
第二節 版本	57
第三節 體例	63
第五章 呂祖謙釋《詩》之法	69
第一節 引前人之說	69
一、舉前人之說以證其解	69
二、引前人之說以釋《詩》	70
第二節 申述《詩序》之義	72
一、論《詩序》之作	72
二、以《詩序》解《詩》	74
三、論辨《詩序》之非	76
(一) 辨《詩序》之誤	76
(二) 論《詩序》有後人附益	78
第三節 申述詩篇之義	80
一、申釋一章或數章之義	81
二、論各章之層遞關係	83
三、綜述全篇之大意	84
第四節 論作詩之法和探討詩旨	86
一、論作詩之法	86
(一) 協韻	86

(二) 賦比興·····	89
二、詩旨之探討·····	91
(一) 論一篇之大旨·····	91
(二) 意在言外者·····	93
(三) 存其訓故，以待知者·····	94
第六章 字句之考訂·····	95
第一節 釋字詞·····	95
一、補前人說法之未備·····	95
二、從二詩之使用字詞以觀之·····	97
三、釋字詞例·····	100
第二節 釋詩句·····	103
第七章 呂氏對前人詩說之批評·····	107
第一節 評毛《傳》、鄭《箋》·····	107
一、評毛、鄭之失·····	107
二、糾毛氏之非·····	109
三、糾鄭氏之誤·····	110
第二節 評前人說法之誤·····	115
一、史書及前人之誤·····	115
二、駁朱子之說·····	119
第八章 呂祖謙說《詩》之疏失及其《詩經》學價值和影響·····	125
第一節 呂祖謙說《詩》之疏失·····	125
一、以正變分經傳，有所不當·····	125
二、以訛傳訛，引用典故未察·····	127
三、採他家之說，不察其非·····	127
第二節 呂氏《詩經》學之價值和影響·····	128
一、呂祖謙《詩經》學之價值·····	128
二、呂祖謙《詩經》學對後世之影響·····	130
第九章 結 論·····	139
引用及主要參考書目·····	141

第一章 緒 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呂祖謙是南宋前期著名的思想家、古文家、理學家，又長於經史，學問淵博，著作繁富。其《詩經》方面見解與朱熹相異，《麗澤論說集錄·提要》曰：

祖謙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四庫全書》第七〇三冊，頁265）

《提要》載呂祖謙與朱熹因爭議《毛詩》而不合，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中有三十條係朱熹批評呂祖謙之著作及學問者。當二人相得時，朱子約呂氏同定《近思錄》，失和時，則攻擊呂氏「字字譏彈」，欲置之「身無完膚」而後已。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一，「《詩集傳》八卷」載：

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卷十五，頁19）

此段記載雖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駁之，〔註1〕然今人李家樹仍謂：

朱熹晚年改從鄭樵學說的動機，主要是和呂祖謙討論學問時引起

〔註1〕《四庫提要辨證》卷一，經部一載：「《提要》謂《集傳》廢《序》，成於東萊之相激，編考《語類》、《文集》，並無此說，蓋本之《丹鉛錄》，此升庵臆度之詞，元以前無此言者。夫考亭《詩序辨說》，後儒以負氣求勝譏之，固所不免，然謂成於東萊之相激，亦考之未審耳。」（收入藝文印書館1974年10月四版《四庫全書總目》第九冊，頁36「《詩集傳》八卷」條）

的。他們的私誼雖然不錯，但在學問方面，就絕不相讓了。（《詩經的歷史公案》，頁46）。

其謂朱子改從鄭說，係由呂氏所起，前云「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其間關係究竟如何？又，王滹南〈著述辨惑〉曰：

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記》、《大事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辭，而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于世教，《讀詩記》乃反平常，無甚高論……。（《滹南集》卷二十一，頁3～4）

呂祖謙《左氏博議》一書，是藉《左傳》所記所評之事，「枝辭贅喻」以資課試學子者，為科舉考試之範文。由於議論宏博，既可助人辯論之資，復能啓人反駁之理，故世人爭相傳誦，王氏云：「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于世教。」

呂祖謙於諸經皆有著作，然成書者僅《呂氏家塾讀詩記》及《書說》，而皆未終篇。其「終身刻意」之《讀詩記》王氏竟批以「乃反平常，無甚高論」，與《四庫全書總目》之評語大異其趣。《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一，「《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載：

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其能發明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宋人絕重是書也。（卷十五，頁24）

《四庫全書總目》引陳振孫、魏了翁之語，〔註2〕並謂「二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所長」，呂祖謙去世未久，該書已再版，可見當代學者甚重此書，而王滹南何以貶之？至四庫館臣又加推重，此書的得失影響頗值得一探究竟。再者於宋代疑經、改經，疑《序》、廢《序》之呼聲中，呂祖謙為何堅守毛、鄭？以上諸問題實有探究之必要，因而以「呂祖謙詩經學研究」為題撰作此篇論文。

第二節 現有研究成果的檢討

研究呂祖謙之單篇論文甚夥，尤其是史學、理學、思想、教育等方面之論著。此類文章大多發表於《浙江月刊》、《浙江學刊》、《孔子研究》、《學術

〔註2〕陳振孫稱：「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截貫穿，如出一手。」，魏了翁稱：「能發明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經部一，詩類一，頁24～25）

月刊》、《中國哲學史研究》、《幼獅月刊》、《孔孟月刊》，及各大學學報等，今僅就專書與學位論文部分略述之，其餘則列入參考書目。

一、最早研究呂祖謙之學位論文為胡昌智《呂祖謙及其史學》一書，此書係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一九七四年碩士論文。全篇計分四章，前三章分述呂祖謙之家世、生平、學術及史學。「史學」為其主要部分，以夷夏觀念、名份思想、正統觀念、史識、史考、史德等六小節論述。強調呂祖謙為學「力斥門戶思想、主張推擴心胸，最不好爭辯」，除家傳之文獻學、洛學外，又吸取關學、佛學，故甚為博雜不精，於史學方面卻有獨到之見解，從史學著作中可見出其學養之豐富，及對史事審慎處理之態度，平時重視讀史以蓄德。作者以「捨祖謙之學，不足以論清代浙東學術之淵源」，肯定了呂祖謙於歷史脈絡中所佔之地位。

二、一九七七年姚榮松《呂祖謙》，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所編之《中國歷代思想家》第五冊，主要介紹其生平、思想、著作及影響等。谷鳳翔先生於序言中稱此套書為一較通俗化之中國學術思想入門導引書。

三、吳春山《呂祖謙研究》則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一九七八年之博士論文。全篇六章，分別介紹呂祖謙之家世與生平、性理之學、經學、史學、文學，以及與浙東諸子之關係。各章內容頗為龐雜，例如「性理之學」一章，即包括心性諸論、變化氣質、博約之學、知行與實學、禮義威儀等數小節。其論文涵蓋面廣，對呂氏之思想、學術、交往均多方涉及，惟全篇無前言及結論，有如未完成之作品。

四、潘富恩、徐余慶合著之《呂祖謙思想初探》是大陸第一本研究呂祖謙思想的專書，〔註3〕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於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全書共161頁，內容分述呂祖謙之生平與學術活動，政治、哲學、教育思想，及倫理學說、歷史觀等。其書雖小，然條分縷析，取材精當，北大張岱年教授評此書為「填補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空白」（《呂祖謙評傳》「後記」）。

五、馬秀嫻《呂祖謙之理學研究》是香港新亞研究所一九八五年之碩士論文，全篇四章，分別介紹呂祖謙之生平、學問性格及學派名稱考略、心性學研究、理學特色等，其中以性理說、心學之論述較詳。雖偏向「思想史式

〔註3〕張立文先生於該書《序》中云：「近三十多年來，不僅無研究呂祖謙思想的專著出版，而且文章也寥寥無幾。據我所知，潘富恩同志的新著《呂祖謙思想初探》，要算第一本。」（《呂祖謙思想初探》頁2）

的研究」，〔註4〕然仍不失為一篇好論文。

六、劉昭仁《呂東萊之文學與史學》一書於一九八六年出版，顧名思義係著重於文學與史學之論著。其文學論述方向與前人不同，較能發揮自己之創見，而史學則因胡、吳二先生已述之甚詳，故不易超越。據林建勳先生稱：「此書詳於東萊著作之考證是最大優點。」（《呂東萊的春秋學》頁7）經閱第二章〈呂東萊著述考〉，發覺有幾項值得提出來討論：

- 1、書中引用《四庫全書總目》、《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經籍考》、《金華經籍志》，以及胡宗楙按語、姚榮松先生論述等，皆疏於註明出處。
- 2、經部著作第八項載：「東萊為李黃《毛詩集解》釋音，其他典籍均未提及。」（頁41），查《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頁15）及《通志堂經解》第十六冊（頁9231）均有相關記載。〔註5〕
- 3、經部著作第十七項，《四傳大全》三十八卷，誤列「《四庫書目》」有著錄（頁47）。又，「《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項下誤書《通志堂經解》有收錄（頁41），嚴粲《詩緝》誤為《詩輯》（頁41），《東萊左氏博議》凡一百六十八篇，誤為「凡一百八十六篇」（頁43）。
- 4、史部著作第五項，《西漢精華》十四卷，《東漢精華》十四卷，列《直齋書錄解題》、《四庫全書總目》均著錄，經查《直齋書錄解題》並未著錄，《四庫全書總目》亦僅著錄《東漢精華》十四卷。或因《金華經籍志》載「見《直齋書錄解題》、《四庫總目》」，故作者於經部著作第十七項及史部著作第五項，皆直書不誤。

七、林建勳《呂東萊的春秋學》，是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一九九一年碩士論文。作者認為呂祖謙之《春秋》學是「根基於義理學的一種歷史探究」，因此有專章討論義理之學、歷史與人物、歷史方法等。全篇主要是探討義理

〔註4〕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特先生認為此篇論文是「思想史式的研究」，「不是一篇深入的哲學系統的闡釋。」（《呂祖謙之理學研究》「評分」頁）

〔註5〕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黃樞《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於《經義考》中分別著錄卷一百五，頁4，及卷一百八，頁5。《四庫全書總目》云，《毛詩集解》四十二卷係「集宋李樗、黃樞兩家詩解為一編，而附以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疑是書為建陽書肆所合編。」（卷十五，經部，詩類一，頁15），《通志堂經解》第十六冊《毛詩集解》四十二卷則載「《李迥仲黃實夫毛詩集解》，三山先生李樗（迥仲）講義，南劍教授黃樞（實夫）講義，三山先生李泳（深卿）校正，東萊先生呂祖謙（伯恭）釋音。」（臺灣大通書局有限公司1972年9月再版，頁9231）

學與歷史研究間之問題，論述方法新穎，不落窠臼。

八、一九九二年出版之《呂祖謙評傳》，係潘富恩、徐余慶繼《呂祖謙思想初探》後之作品，收入《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作者自述《初探》一書對呂氏的思想研究不夠深入，其「不如人意之處甚多」，因此在前書之基礎上加以擴充，全書以馬克思主義為依據，有系統地論述呂祖謙的經濟、政治、哲學、教育等思想，及人生觀、史學觀、倫理學說等。其內容、章節均較前書充實，架構嚴謹、引證精確，是思想論著之佳作。

綜觀上列諸書，多偏於呂祖謙之理學，政治、經濟、哲學、教育思想，以及史學、春秋學的研究。至於《詩經》學方面，賴炎元〈呂祖謙的詩經學〉（收入《中國學術年刊》第六期），主要在探討呂祖謙與朱熹研究《詩經》的態度和方法之不同點。吳春山《呂祖謙研究》第三章第二節〈呂氏的詩學〉，及林惠勝《朱呂詩序說比較研究》皆涉及《詩經》的討論，然亦偏於朱、呂之比較。此外，尚無專門研究之專書。

第三節 本論文研究方法

本論文著重呂祖謙《詩經》學著述——《呂氏家塾讀詩記》之研究，以臺灣商務印書館所編《四部叢刊續編》第四冊，《呂氏家塾讀詩記》為主要依據（論文中所標頁數，即此書之頁碼，自 1439 至 1898），《呂東萊先生文集》、《東萊呂太史集》、《麗澤論說集錄》等為輔，〔註 6〕並參酌歷代《詩經》重要著述，以詳究其大要。

先探討呂氏世代家學、以及師承、朋友對呂祖謙的影響，以見其成學之背景。次究呂氏之生平、著作、及《呂氏家塾讀詩記》之成書經過，以瞭解其人其事。宋代《詩經》學自歐陽修以後，即紛紛以反毛《傳》、鄭《箋》，

〔註 6〕《呂東萊先生文集》二十卷，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七十四冊（頁 380 至 503），其卷一為表、劄子，卷二策問、啓，卷三至卷五書，卷六記、序、銘、贊、辭、題跋，卷七至卷八墓誌銘，卷九家傳、祭文，卷十官箴、宗法條目、學規，卷十一《詩》，卷十二至卷十四《易》說，卷十五《詩》說拾遺，卷十六《禮記》說、《周禮》說，卷十七《論語》說、《孟子》說，卷十八《孟子》說，卷十九史說，卷二十雜說。其中卷一至卷十一，《東萊呂太史集》已收錄，卷十二至卷二十即《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僅分卷不同而已。《東萊呂太史集》四十三卷，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一二八冊（頁 491 至 753）。包括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拾遺一卷，附考異三卷。

反《詩序》爲主，「說者愈多，同異紛紜」（《呂氏家塾讀詩記·朱序》），學者欲探詩人之意而莫知折衷，呂祖謙有鑑於此，故博採諸家之說，擇其精要而編成一書。其研究《詩經》大多偏重毛《傳》、鄭《箋》、《詩序》等漢學舊說，並時引史書或前人之論述以鞏固其說。

呂祖謙認爲《詩序》首句是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記載其事以示後人。首句以下爲說《詩》者之辭，呂氏解《詩》時，常稱此類爲後世講師所附益者。又，說《詩》者非一人，「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如〈關雎〉之義；「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如〈鵲巢〉之義。呂氏尊崇《詩序》、及論其作者皆有所根據，書中雖大多依《序》解《詩》，然對《詩序》的謬誤亦時有更正，並非盲目地遵從。對毛、鄭或前人的誤釋，以及朱熹的「淫詩說」，亦加以反駁。

至於詩三百篇，呂祖謙認爲「大要近人情而已」、「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言《詩》者，字爲之訓，句爲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以上出自〈詩說拾遺〉，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七十四冊，頁473至478），因此他釋《詩》常視情況而申釋一章或串聯數章之義，或綜述全篇大意，有討論各章之層遞關係，或取二《詩》以上作一比較。又曰：「《詩》有六體，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同上書，頁473），故以協韻、賦比興論作《詩》之法。又認爲看《詩》須先識《詩》之大旨，「《詩》體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亦不見其言外之意趣。」（同上書，頁474），因此探討《詩》旨時，亦顧及言外之意，對於《詩》旨不明著，則「存其訓故，以待知者」。由於重訓詁，故對字句的考訂、解釋非常審慎，「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呂氏家塾讀詩記·朱序》），若前人之說有不足處，則加以補充。

本篇欲就以上呂祖謙研究《詩經》之重點作歸納分析，以探討呂氏《詩經》學之特色，並究其說《詩》之疏失，及其在《詩經》學上的價值與影響。

第二章 呂祖謙成學之背景

宋代學術文化繁榮，書院林立，講學風氣盛行，透過講學而產生許多學派。北宋時期便有周敦頤之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的洛學。宋南遷之後，學術亦因之而南，至乾道、淳熙間而有三分之朱學、呂學、陸學。三家皆有洛學之淵源；朱學重格物致知，陸學重明心，二者皆注重心性義理之研究。而呂學則除性命義理外，更重歷史、經世致用、提倡實學，並兼取朱陸之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流潤色之。《詩經》方面；自東漢迄隋唐，毛《傳》、鄭《箋》定於一尊，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詩序》。至宋而別開蹊徑，反毛鄭、廢《詩序》，不僅未被視為離經叛道，而且成為當代說詩之主流。朱熹受鄭樵、王質影響，懷疑舊說，自抒己見，偏向較開放之廢序派。而在一片疑經、改經聲中堅守《詩序》，成為尊《序》派中影響最大、最受尊崇的，是呂祖謙以及他的《呂氏家塾讀詩記》。

呂祖謙求學過程中，雖蒙多位良師益友之影響，但不容否認的，其中最主要的影響係來自「家學」。《宋元學案》云：

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卷五十一，頁1653）

茲綜合史傳記載及前人之論述，〔註1〕分兩方面探討。

第一節 家學

呂氏家族於北宋，自呂公著起三世為相，極為顯赫，古代政治與學術一

〔註1〕前人相關著作有：姚榮松《呂祖謙》、吳春山《呂祖謙研究》、劉昭仁《呂東萊之文學與史學》、潘富恩、徐余慶《呂祖謙評傳》等。

體，故名相多爲學者。據呂祖謙所撰《家傳》之追述，其祖先均清廉自守，節義凜然，家風甚佳。因之，呂家後裔在學術上極有成就。全祖望云：

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爲安定門人，而希哲自爲〈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弼中，別見〈和靖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爲〈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爲〈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宋元學案》卷十九，頁789）

一門之中被選登學案者如此之多，若無深厚之家學淵源是無法達到的，況此中尚漏列五人；即〈東萊學案〉中呂祖謙之子延年，從子喬年、康年。此外，未被列入之呂希績、呂好問，其學問成就亦足以名列學案，故應爲七世，二十二人。

呂氏學注重「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紫微學案序錄〉，頁1233），全祖望指出：

先生（呂本中）家學，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自正獻（呂公著）以來所傳如此。（〈紫微學案〉頁1234）

史傳記載，呂公著幼年讀書廢寢忘食，其父呂夷簡認爲「他日必爲公輔」（《宋史》卷三三六，頁10772），後果爲宰相。《呂氏家塾廣記》云：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范呂諸儒學案〉頁789）

呂公著耿介廉潔，在朝廷去就之間絲毫不苟，與朝廷小有不合，即翩然欲去。故任職四朝宰相期間，沒有一年不遞辭呈求去。

呂公著之子呂希哲，最初學於歐陽修弟子焦千之，後學於胡瑗、孫復、邵雍、王安石等，徧交當代學者，最後拜程伊川爲師。〈滎陽學案〉云：

滎陽少年，不名一師……集益之功，至廣且大。（〈滎陽學案序錄〉，頁902）

當時交遊之學者中，邵雍精於象數、二程偏於性理，王安石之經術、范仲淹之經濟等，呂希哲皆集益之，故有「至廣且大」之譽。

呂希哲之孫呂本中「爲滎陽（希哲）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紫微學案序錄〉）自元祐以後諸名儒，如劉安世、楊時、游酢、陳瓘、尹焞、王蘋等，呂本中皆曾從之遊，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紫微學案〉，頁1234）

全祖望云：

原明（呂希哲）再傳而爲先生（呂本中），雖歷登楊、游、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爲伯恭（呂祖謙），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餘大儒弗及也。（〈紫微學案〉，頁 1234）

黃宗羲將呂本中列入〈和靖學案〉，全祖望認爲呂本中雖從尹和靖之門最久，然其所守者仍爲呂氏世傳之「家學」，故別爲〈紫微學案〉，並謂其「上紹原明，下啓伯恭。」（〈紫微學案〉頁 1234）。

呂本中上承呂希哲，下啓呂祖謙，係呂氏家學的樞紐。其少年時，與呂祖謙之祖父呂弼中，同時受學尹焞門下，呂祖謙之父呂大器、其師林之奇、汪應辰，皆受學于呂本中。呂祖謙從上述三人處，對其伯祖之學耳濡目染，嫻熟於心，受其影響最多。

呂祖謙曾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二位先生學，與朱熹、張栻等爲講友，又與陸九淵、陳傅良、陳亮等交往，他的不泥一家之說，不僅在中原文獻之統的基礎上，兼融朱、陸之長，且兼取永康、永嘉的事功之學。朱熹曾批評呂氏家學「博雜」，云：

呂公（呂希哲）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滎陽學案〉，頁 906）

並批評呂祖謙：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曾子（仔）細研究。（〈東萊學案〉頁 1675）

其實，博雜——不主一門、不私一說，正是呂氏家學特色之一。

呂公著未出仕前，曾從事講學，因好談佛理，常與高僧討論佛學精義而廢寢忘食、登仕後與王安石、邵雍、司馬光、程顥、程頤等論交，相處融洽。其所以致此，除政治地位及爲人寬厚外，最主要係因博雜多識之故。

呂希哲晚年學佛，亦可說是呂氏家學博雜之表現。其「更從高僧遊，盡究其道。」（〈滎陽學案〉，頁 906）且認爲「佛氏之道，與吾聖人吻合。」（《宋元學案》卷二十三，頁 906）企圖調和儒佛而熔於一爐：「斟酌淺深而融通之。」（〈滎陽學案〉，頁 906）。

呂本中亦溺于禪，全祖望云其「溺于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紫微